

捨與不捨

7A 林愛希

炎熱的夏天，汗流浹背的我一個箭步跑進便利店。打開飲品雪櫃，我心中不禁大叫：「噢！謝天謝地！」

冰涼的可樂，光是拿在手中已叫人興奮不已，付過錢後，我毫不猶豫地擰開樽蓋。咕嚕一聲，那快感是一個字：爽！

「和民，那老公公的家還有多遠路？我身上的水份都流汗流乾了。」我一邊把可樂樽貼在面上一邊抱怨着。

「耐性一點吧，再走過這段路就到了。」和民向便利店外的一條長樓梯一指。那是我十七個年頭中所見所聞最長的一條樓梯。

「李伯伯就住在樓梯上一排排的鐵皮屋中，好像是街尾呢！」和民翻一翻手上拿着的資料。「對！他就住在街尾，獨居了大概兩、三年吧。」

我們二人走出便利店，辛苦地爬上那道要命的樓梯，這樓梯走完一層又一層，在毫不留情地投在我們頭上的陽光下，我曾一度以為這樓梯永遠也走不完。

爬過那長命梯後，鋪映入眼簾的就是一排排整齊的鐵皮屋。不，應該是爛皮屋。屋上的鐵皮到處都是雨水、氧氣侵蝕過的疤痕，而且鐵皮東一處西一處互相補貼，像是風一吹便會散盡一地似的。

我們在街尾找到了李伯伯的住處。李伯的「家」，應該有五百多呎，以獨居人士來說五百多呎是足夠有餘的了。可是，李伯實際上只得一百呎的活動空間，因為屋內四周圍，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空隙都擺放着雜物，對於李伯，這些我們口中的雜物是他眼中的瑰寶。

李伯睡的是雙層床，上層被舊電風扇、電飯煲、黑膠唱片等東西佔據，下層是李伯睡覺的地方，不過床尾也堆着一疊疊的舊報紙舊雜誌。

看到這樣壯觀的景象，我很自然地說出了幾句勸喻李伯不要過份積存雜物的話。

我一句「雜物」，打開了李伯的話匣子。他一聽到「雜物」這個字眼，便用輕視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們兩個義工，逕自碎碎念念叨着年輕人，不知道這些物品的真正價值。他開始談論上次回收的老闆如何秤少了報紙的重量，如何在垃圾站從別人手上搶過放置在上層床的電風扇來——我往床上一望，李伯指的電風扇，三塊扇葉只剩下兩塊黏在支架上——如何把拾來的紙皮「有系統」地放在廁所門背後……。

過了差不多四、五句鐘還沒有完，我很驚嘆李伯竟能滔滔不絕地說了這麼久，若不是和民再三推說我們還有事要做，恐怕我們還要多聽幾十個「垃圾站奪寶戰」故事。

與李伯道別，踏出李伯的鐵皮屋。我們蹣跚地下了樓梯，走到巴士站。

「李伯家裏滿是一股發霉報紙、生鏽鐵器的味道。」我伸一伸腰說。「坐了那麼久連腰都硬了起來。」

和民看一看我，說：「老人家嘛，事事都會抱着不捨得的心。」

我摸一摸背包，拿出剛才在便利店買的可樂，隨手把它丟進站旁的一個垃圾桶內。

「它還剩半樽呢！很浪費啊！」和民說。

「它已經開封很久了，是泄了氣的色素糖水！很難喝的。哈，和民，怎麼你的語調像極了李伯。」

「才沒有呢！」

*

*

*

回到家中洗過澡後，我立即跑到雪櫃喝一罐冰凍的可樂，然後一頭栽進被窩中。不期然地想起鐵皮屋的李伯，此刻的他可能細心地整理着自己的瑰寶，或者到垃圾站踴躍，看看有沒有可用之物。

李伯家存了堆積如山的雜物，是因為不捨得把它們丟棄？不捨得它們給送往堆填區？

不捨得。自問我也常會覺得不捨得。買了幾件新的衣服，上季買的很自然會從衣櫃當眼地方，下沉到與舊睡衣堆在一起的衣櫃深處；洗手間內的壁櫃放了很多手霜、洗面奶，雖然每次都下決心告訴自己只買一包吸油紙，可是從連鎖店中走出來都失敗地拿着一枝店員信心推介的潤手霜或者防曬液。

其實只要狠下心腸把舊衣服、護膚品統統送進垃圾筒，我便不用為整理衣櫃和壁櫃煩心了。

不過，對物品就是帶點不捨。

我對身邊的事與人卻很少會不捨。

不捨得，有時會拖慢人的步伐。如一個人在公司待久了，有個高薪厚優的轉職機會向他招手，因不捨得公司的同事，他放棄了大好機會。

一個盛大的舞會結束了，有人因為不捨得它完結苦苦的徘徊在場地上；有人則享受過愉快的一晚回家，抖擻精神迎接未來的工作。

不捨得，也許是人們沉醉往日美好時光，不邁步未來的致命傷。

我心中暗暗決定，下次再見到李伯時一定要說服他丟棄家中的廢物，若果一個人的現在是要靠過去支零破碎的回憶來併合的話，這未免太可悲和不實在了，這也扭曲了人生存的意義。

*

*

*

「李伯入院了。」過了數天，突然接到和民的電話。

我匆匆地套了件外衣便出門去，剛到了醫院一襲漂白水味便迎面撲上。雖跟李伯只進行過一次的探訪，但他孑然一人舉目無親的情況，已經緊扣住我的同情心。和民在電話中提到李伯跌倒在家中，好些時間後才被鄰居發現，這更令我焦急不已。

來到李伯的床邊，比我早到的和民一臉疲態的坐在膠椅上。「什麼事？」我急急的問道。

「他在夜晚被雜物絆倒了。」和民用眼神指向李伯的腿。李伯此刻正在熟睡，打起呼嚕起來，而他的左腿被石膏包得腫大，不知情的還以為那是在車禍中弄傷的。

「不就是絆倒跌傷嗎？為何會包得……」

「老人家的骨頭比玻璃還要脆，跌跌碰碰可能會要了他們的命呢。」

我望着李伯，發現李伯雙手壓在胸口上的一個鐵皮盒上。

「那是……」我指一指鐵皮盒。

「他進醫院時堅持要帶着，裏面放的是一些身份證明文件，我在幫李伯登記時看到的。唔……好像還有張發黃的結婚照。」

「結婚照？」我揚起了眉問道。

「嗯，李伯的老伴兩、三年前因病過世了，他就從那時生了拾雜物的習慣。」和民摸一摸肩膀，向膠椅背靠上去說。

我看着病床上的李伯，這位老人白髮蒼蒼，面型瘦削蠟黃，若不是還有微薄一呼一吸的起伏，還以為是蠟像館的展品。只是輕輕一跌便會碎掉的骨頭，標誌着老人生命和心靈的脆弱，而他雙手還是緊緊按着那鐵皮盒。

那天晚上要說服李伯丟棄廢物的主意，和什麼現在不應靠過去併合的想法，現在都堵塞在喉嚨中。

靜看着李伯的一呼一吸。原來我們之中，已經有人失去放手的資格了。

在家中東一件，西一件的不捨得，補補貼貼，成了一個活下去的原因。一個要人放手的要求，對床上這位老人來說是太苛刻、太無情、太嚴重了。

「和民，明天我們到李伯家幫他收拾收拾吧！」我說。

「你指丟掉李伯的雜物？恐怕他不會依你呢。」

「不，不，只是幫他弄得整齊些，騰出多點地方來。」我輕輕撥好李伯額

前散亂的頭髮。

「我們一件也不丟。」我堅定地說。

教師回饋：文句圓潤流暢，自然柔軟；情節發展通情達理，能先蘊釀情緒安排伏線；人物個性化，善用神情動作去表現性情和心理；故事刻劃人情世故和社會問題，令人想起往日香港電台反映社會百態的寫實片集，特別親切有味。（曾達輝老師）

賞析與思考：自以為是信念堅定的人一番好意來給你改造，拒絕他們不是有點難為情嗎？